



The  
Great  
Train  
Robbery

光是想到一個  
系出名門的紳士  
竟選擇走上  
犯罪之路，  
就太令人吃驚  
又不免興奮

.....



# 火車大劫案



Michael Crichton

麥克·克萊頓 著

尤傳莉 譯

# The Great Train Robbery

對歷史實境的深入研究與對科學對科學英軍薪餉被偷，過程匪夷所思，對維多對歷史實境的深入研究對歷史實境的深入研究與對科學鎊的黃金以當時代表進步的鐵對歷史實境的深入研究與對科學入研究與對科學 籌謀大盜到底是怎麼辦到的？

對歷史實境的深入研對歷史實境的深入研究與對科學一百五十年前轟動維多利亞對歷史實境的深入研究與對科學深入研究與對科學對歷史實境的深入研究與對科學對歷史實境的深入研究與對科學

再難的「不可能」困境，都是人的層層巧思經過時、空、場景變化的一再包裝所完成的障眼法，克萊頓像是在導一齣心理劇，讓他的演員在《火車大劫案》裡發揮最適時、適地、適人的演技，並釋放各種暗示來誤導在場觀眾的認知歷程。……做為長期研究認知心理的學者，我實在太喜歡這本小說，它比任何一本心理教科書都更了解「人性」！

——中央研究院院士 曹志朗

他注重的不是宮廷鬥爭之類的「大」歷史，而是當時社會環境與而是當時社會環境與一「小歷史」，非常生動。所以，證明小說能呈現出歷史課本以外更現出歷史課本以外更真《火車大劫案》。

——時報週刊社長兼

歷史小說創作，最困難的並非人事時地物的名詞考證，而是其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眾生相。我們曾在《福爾摩斯探案》中見識過「神探屢破奇案」、光明美好的維多利亞時代，本作則提供了「神盜屢犯奇案」的、罪惡猖獗的維多利亞時代。

——推理小說作家，皇冠大眾小說獎得主 既晴

克萊頓的生物科技背景很紮實，寫的科幻小說有足夠的真實性，但是我最欣賞的一本卻是他寫的推理小說《火車大劫案》。這本書裡面有許多情節是我們教心理學的最佳範本。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洪蘭

每個時代都曾出現引起舉國關注的犯罪案件，但是很少有一個案子如「火車大劫案」一般，一百多年來始終讓人難以忘懷。這本書以卓越的文筆引領我們回到當年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現場。

——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廖偉文

ISBN 978-957-32-6295-4

[874]

00280



9 789573 262954

E0304 遠流 NTS280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火車大劫案／麥克·克萊頓 (Michael Crichton) 著；  
尤傳莉譯。-- 初版。-- 臺北市：遠流，2008.05  
面：公分。-- (麥克·克萊頓作品集：4)  
譯自：The great train robbery  
ISBN 978-957-32-6295-4 (平裝)

874.57

97006180

## The Great Train Robbery

Copyright © 1975 by Michael Crichton

Complex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licensed by the author through Janklow & Nesbitt  
associated and Bards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uan-Liou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 rights of reproduction 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

麥克·克萊頓作品集 04

### 火車大劫案

作者— Michael Crichton

譯者——尤傳莉

執行主編——林淑慎

發行人——王榮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 臺北市南昌路二段 81 號 6 樓

郵撥／0189456-1

電話／2392-6899 傳真／2392-6658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2008 年 5 月 1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新台幣 280 元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Print in Taiwan

ISBN 978-957-32-6295-4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  
E-mail: [ylib@ylib.com](mailto:ylib@ylib.com)

**Michael Crichton**

麥克·克萊頓 著

尤傳利 譯

**火車大劫案**

**The  
Great  
Train  
Robbery**

每個時代都曾出現引起舉國關注的犯罪案件，像台灣的「永康街箱屍案」、「李師科搶案」，或英國倫敦的「開膛手傑克」，每個轟傳一時的新聞莫不反映出當時社會的問題與民眾潛意識裡的恐懼。但是很少有一個案子如「火車大劫案」一般，一百多年來始終讓人難以忘懷。這本書以卓越的文筆引領我們回到當年英國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現場。

麥克·克萊頓的小說不僅精彩生動，往往也包含了大量的知識，同時並點出了當代人面對未來的挑戰與困境，因此，看他的小說除了是很好的休閒娛樂之外，往往也引人深思。

——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李偉文**

科幻小說和偵探小說都靠懸疑吸引人，但科幻小說靠的是科技的異想天開抓住讀者，它們在人性的描寫上遠不如偵探小說，所以大多數的科幻小說的主角人格並不突出，也很少著墨於人內心的掙扎或決策推理的過程。有一個例外就是麥克·克萊頓。他的生物科技背景很紮實，寫的科幻小說有足夠的真實性，吸引了很多讀者，但是我欣賞的一本卻是他寫的推理小說《火車大劫案》。這本書裡面有許多情節是我們教心理學的最佳範本。

——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洪蘭**

歷史小說創作，最困難的並非人事時地物的名詞考證，而是其特殊時代背景下的眾生相。《火車大劫案》書寫歷史上的重大罪案，卻不以刑警偵搜過程為中心，反而以犯罪籌畫者為主軸，可說

是創造了歷史推理一種新穎的表現手法。我們曾在《福爾摩斯探案》中見識過「神探屢破奇案」、光明美好的維多利亞時代，本作則提供了「神盜屢犯奇案」的、罪惡猖獗的維多利亞時代。

——推理小說作家·皇冠大眾小說獎得主 既晴

看克萊頓的小說有三益：

一，他很會念書，所以支撐他小說的是醫學、生化等科學背景，讓我們在看小說時也能透過角色，了解那些專業人士不為人知的世界。所以，證明小說能增長知識。例如《死亡手術室》。

二，他更會重現歷史，但他注重的不是宮廷鬥爭之類的「大」歷史，而是當時社會環境與一般人生活情況的「小歷史」，非常生動。所以，證明小說能呈現出歷史課本以外更真實的歷史。例如《火車大劫案》。

三，儘管他注重專業、精通歷史，卻有天馬行空的想像力，於是在看他的小說時，輕鬆愉快，很自然的忘掉前兩項。所以，克萊頓說的故事不容懷疑、不容你不動心，也不容你不動容。

以上三益最大的意義是，大腦會在沒有任何壓力下，不知不覺的快速轉動，對刺激腦細胞的新陳代謝，比幾何、微積分更有效——並且絕無打瞌睡的機會。

——時報週刊社長兼總編輯 張國立

麥克·克萊頓寫了不少小說，大多數以現代科技的兩面刃為主軸，一面是介紹各種各類精準的

高科技產品，讓我們清楚看到新的科技真能提升人們生活的豐裕與方便，另一面則一再點出科技和科技人都可能因失控而造成社會次序的混亂和生態破壞及生命滅絕的災難。他所杜撰的故事，讓讀者在閱讀的過程上為高潮迭起的情節又喜又驚，也對尖端科技的進展又是敬佩又充滿了恐懼。

不同於其他小說，《火車大劫案》則是根據真實發生在英國的一個神秘黃金劫案所寫成的。克萊頓花了很多時間去研究那次火車劫案的來龍去脈，並且鉅細靡遺的把各個最不可能出現的難題，都做了合理的「可能」解釋，他認為再難的「不可能」困境，都是人的層層巧思經過時、空、場景變化的一再包裝所完成的障眼法，因此整個懸案的重點在捉住舞台前觀眾的心理狀態和他們的思維方向，克萊頓像是在導一齣心理劇，讓他的演員在《火車大劫案》裡發揮最適時、適地、適人的演技，吸引住在場觀眾的眼光，並釋放各種暗示來誤導他們的認知歷程。

但再好的人為算計，還是會出現「不如天算」的困境，這些演員的演技再好，也有可能因舞台場景與原來劇本不合而凸槌，他們能解套嗎？你們自己去發現答案吧！我只能說，做為長期研究認知心理的學者，我實在太喜歡這本小說，它比任何一本心理教科書都更了解「人性」！

——中央研究院院士・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校長 曾志朗

先是直接公開結局的作者序，再來是絕不討好讀者的角色個性；克萊頓在這些大膽的安排中，巧妙創作出《火車大劫案》這本看似追隨前人腳步，卻又在本質上不願流俗的犯罪小說。而在犯罪小說中照樣融入大量知識的作法，也讓克萊頓的作者標誌更為顯著，使得這本《火車大劫案》由於

類型的出人意料，反倒就此成為更加強化其個人風格的代表之作。

——文字工作者·Waiting or Not Waiting 部落格主人 劉韋廷

引人入勝……克萊頓的表現太精彩了。

——《克里夫蘭據實報》(Cleveland Plain Dealer)

細緻呈現維多利亞時代的風味……克萊頓處理得很成功，因為他有掌握關鍵細節的好眼光。

——《紐約時報書評》(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魅力十足……穿插著片段短文和論述，介紹維多利亞時代的火車、俚語、工業技術、葬禮習俗等。

——《新聞週刊》(Newsweek)

研究工夫實在太了不起了……《火車大劫案》向某些理性的公民證明了或許——只是或許——物質生活的改善不必然表示道德會隨之進步。

——《暢銷書》(Best Sellers)

克萊頓透過刻畫主謀冷靜的算計過程，訴說這樁懸疑故事。

——《大西洋月刊》(Atlantic Monthly)

我一使起壞，撒旦就開懷  
期盼我作惡，相伴入苦海  
烈火與鎖鏈，痛苦也得捱

「我想要那些錢。」

——  
維多利亞時代童詩

——  
愛德華·皮爾思，一八五六年

# 火車大劫案

The  
Great  
Train  
Robbery

## 目錄

### 前言

### 第一部

準備工作

一八五四年五月～十月……………15

### 第二部

四把鑰匙

一八五四年十一月～一八五五年二月……………111

### 第三部

延期與難題

一八五五年三月～五月……………179

### 第四部

火車大劫案

一八五五年五月……………263

### 第五部

逮捕與審判

一八五六年十一月～一八五七年八月……………289

## 前言

一八五五年，英格蘭發生了「火車大劫案」；如今事隔一百多年，我們很難理解此案對當時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是多麼震撼。乍看之下，這樁罪案簡直不值一提。被竊的金錢數額——價值一萬兩千英鎊的金條——很大，但並非空前；同一個時期還有十來樁金額更大的劫案。而這樁罪案的籌備和規劃很嚴密，歷時超過一年，且動用了很多人手，也同樣並不稀奇。在十九世紀中期，所有的大型罪案都需要高度的準備和協調配合。

然而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提到這樁罪案，總以專有名詞說是「火車大劫案」，同時代的觀察者也稱之為「世紀最大罪案」與「現代最轟動的事件」。用在這個案子的形容詞總都語氣強烈：「言語無法形容的」「駭人的」，還有「可憎的」。即使是在那個道貌岸然的時代，這些辭彙也暗示此案對人們的日常意識造成了某些重大的衝擊。

要了解維多利亞時代的人為什麼對這樁竊案如此震驚，就必須明白鐵路對他們的意義。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是全世界有史以來第一個都市化、工業化的社會，而且進展的速度十分驚人。拿破崙兵敗滑鐵盧之時，喬治王朝時代的英格蘭還是一個人口只有一千三百萬、以農村為主的國家。但

到了十九世紀中期，人口幾乎倍增至兩千四百萬，而且有半數住在都會區。維多利亞時代的英格蘭是個城市國家，從農業生活轉變過來，幾乎就像是發生在一夜之間。的確，這個過程快得讓所有人都無法真正理解。

維多利亞時代的小說家不書寫城市，只有狄更斯和吉辛除外；維多利亞時代的畫家也都不描繪城市題材。此外，也還有概念上的問題——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期，工業產品被視為一種特別珍貴的收穫物，並不是什麼史無前例的新玩意兒。即使是當時所使用的語言，也還跟不上時代的演進。比方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期，「貧民窟」（slum）這個字指的是名聲低下的房間，而「都市化」（urbanize）意思是變得高尚有禮。當時無論是要形容都市的成長，或描述都市中衰敗的區域，都還沒有一般公認的辭彙。

這並不是說，維多利亞時代的人沒察覺到社會的改變，也不是說這些改變沒有引起廣泛的辯論——其實還往往很激烈。但這個過程還太新，無法輕易理解。日後遍及西方世界的都市與工業的生活方式，其先驅便是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就算我們覺得他們的態度很古怪有趣，也務必要明白他們的奠基之功。

維多利亞時代的新城市飛速成長，擁有前人無法想像的充裕財富，但其貧困不堪的一面也與任何社會同樣悲慘。這種城市中的不公不義和鮮明對比，使得許多人呼籲改革。但一般大眾也普遍持有一種自滿的態度，因為維多利亞時代的人認為，在進步（指的是改善所有人類的生活條件）的過程中，難免會有不公平的狀況發生。今天看來，我們可能會覺得非常可笑，但在一八五〇年，這種

自滿態度卻是相當合理的。

在十九世紀的前半，麵包、肉類、咖啡、茶的價格下降，煤的價格幾乎減半，布類成本減少百分之八十，而各種物品的每人平均消費量則增加了。英國改革了刑法，個人自由更受到保護，而且國會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更具代表性，每七個成年男子中就有一個有投票權。每人平均稅額減少了一半。工業技術帶來的第一個好處顯而易見：煤氣燈照亮了每個城市，汽船讓橫越大西洋到美洲的旅程從八星期縮短為十天，新的電報和郵政服務提供了驚人的通訊速度。

英國各階級人民的生活條件都獲得改善。食物成本下降，意味著每個人都吃得更好。工廠的成人工作時數從每週七十四小時減少到六十小時，童工則從七十二小時降低到四十小時；星期六工作半天的慣例愈來愈普遍。平均壽命增加了五年。

簡而言之，當時的人有很多理由相信，整個社會正在大步向前走，情況愈來愈好，而且會持續進步下去，沒有終止。對維多利亞時代的人來說，「未來」這個概念是極其穩定可靠的，程度超乎我們所能理解。當時皇家亞伯特音樂廳的包廂可以提供長達九百九十九年的包租期限，而且很多公民還真的預訂了。

但在所有進步的證據中，最顯而易見也最突出的，莫過於鐵路。在不到二十五年間，鐵路改變了英國人生活和商業的每個面向。稍稍簡化地說，一八三〇年之前，英格蘭沒有鐵路。所有城市間的運輸都靠馬車，這類旅程緩慢、不舒服、危險，而且相當昂貴。因而使得每個城市都非常孤立隔絕。

一八三〇年九月，利物浦與曼徹斯特之間的鐵路開通，革命也隨之展開。營運的第一年，兩個城市之間的鐵路乘客總數就是前一年馬車乘客的兩倍。到一八三八年，這條鐵路線的每年乘客量超過六十萬人——比當時利物浦或曼徹斯特的城市總人口數還要多。

鐵路為整個社會帶來劇烈的衝擊，也引發了強大的反對聲浪。新的鐵路線都是私人出資、利潤導向的企業，因而引發許多批評。

同時也有基於審美觀點提出的反對意見。當時知名的英國作家、評論家兼藝術家羅斯金便譴責跨越泰晤士河的鐵路大橋，反映了那一代人廣泛持有的態度，大家一致為城市與鄉村的「集體毀壞」深感悲痛。各方地主都反對鋪設鐵路，認為將有損他們地產的價值。因為當時沒有炸藥和挖土機，無論造橋、鋪鐵軌、挖隧道，全都只能靠人力解決，數千名粗野、流浪、四處為家的營建工人於是湧入各地城鎮，也破壞了當地的平靜生活。同時大家也很清楚，一旦失業時，營建工人很容易淪為最生嫩的城市罪犯。

儘管有這些反對意見，英國鐵路仍迅速成長普及。到一八五〇年，全國各地已經鋪設了五千哩鐵軌，為每位公民提供便宜且日益快速的運輸服務。無可避免地，鐵路成了進步的標誌。根據《經濟學人》雜誌的報導：「在陸路運輸方面……我們的進步實在太了不起了——勝過上帝創造人類以來的每個階段……在亞當與夏娃的時代，如果亞當要旅行的話，他的平均速度會是每小時四哩；而在一八二八年，亦即距離亞當時代四千年後，每個小時還是只有十哩。於是有科學精神的明智之士都準備好要斷定、並急於證明這個速度不可能再大幅進步了——可是到了一八五〇年，時速四十哩

已經是司空見慣，甚至可以高達七十哩。」

這個進步是無可否認的，而以維多利亞時代的思考方式來說，這類進步也暗示著道德同樣有大幅的改善。根據當時的牧師作家查爾斯·金斯利的說法：「一個城市的道德水準如何，要看……這個城市的物質水準，亦即其居民在食物、水、空氣以及住宿方面的條件。」物質條件進步，則社會禍害與犯罪行為必然會隨之消泯——因為隨著物質條件逐步改善，窩藏禍害與犯罪的貧民窟便會逐一清除。似乎只要掃除罪惡根源，犯罪問題最終就能完全解決了。

當時的人懷著這種安然的觀點，於是當他們發現「犯罪階級」想方設法掠奪進步的果實，而且偏偏就是在象徵進步的火車上犯下罪行時，當然震驚不已。同時，劫匪還突破了當時最精密的保險櫃，這個事實更加深人們的驚恐。

但對冷靜的思考者而言，火車大劫案最令人震驚的是，這個案子顯示出社會進步並不必然會致使犯罪絕跡。犯罪可能不像鼠疫那般，只要社會條件改變就能消失，成為大家逐漸淡忘的一種昔日威脅。犯罪是另外一回事，犯罪行為不會就這麼逐漸消逝。

幾個勇敢的評論家甚至大膽提出犯罪與社會條件完全無關，而是源於其他刺激。在當時，這類意見至少可以說是非常不中聽的。

即使到今天，火車大劫案已過了一個世紀，而另一樁轟動的英國火車劫案也過了十年之後（編按：指發生於一九六三年英國史上最大的火車搶案，十三名搶匪搶劫英國皇家郵政火車上的二百多萬英鎊），這種說法依然不中聽，一般西方都市人仍然堅信犯罪源自貧窮、不公義以及教育不足。

我們認為罪犯是比較低能的、受迫害的，或許還是心智失常的人，因為迫切的需要——現代的吸毒成癮者便是這類人物的典型——才會違法犯紀。而的確，當報導指出紐約市絕大部分的街頭犯罪並不是有毒癮的人犯下時，大部分人的反應都是懷疑或驚慌，就像一百年前我們的維多利亞時代前人一樣。

一八七〇年代，犯罪變成學術研究的領域之一，其後犯罪學家更攻擊一切老舊的刻板模式，開創了一套絕對不可能討好一般大眾的新觀點。如今相關專家都同意以下幾點：

第一，犯罪並不是貧窮引起的。學者巴恩斯與提特斯於一九四九年合著的犯罪學專著中就說：「大部分犯罪行為都是出於貪婪，而非需要。」

第二，罪犯並非智力比較低，反而可能比較聰明。針對監獄罪犯的人口研究結果顯示，受刑人的智力測驗結果和一般大眾相同——只不過入獄者代表被抓到的違法之徒。

第三，大部分的犯罪活動都未受到懲罰。這其實是個推測性的問題，但當局某些人士認為，所有犯罪行動只有百分之三至五報了案；而已報案的罪案中，只有百分之十五到二十是所謂的「破案」。即使是最嚴重的犯法行為如謀殺，破案率也不會更高。大部分的警方病理學家都會嘲笑「謀殺總會水落石出」這種觀念。

同樣的，犯罪學家也對「犯罪不划算」的觀念提出質疑。早在一八七七年，一位美國監獄研究者李察·達格代爾便得出結論：「我們務必去除犯罪不划算的觀念。事實上，犯罪是划算的。」十年後，義大利犯罪學家科拉賈尼更進一步表示，整體而言，犯罪的報酬要比正當工作來得高。到一

九四九年，巴恩斯與提特斯便斷然表示：「現在還相信犯罪不划算的，大部分是衛道人士。」

我們對犯罪所持有的道德立場，反映出我們對犯罪行為本身一種奇特的矛盾心理。一方面，我們對之恐懼、不屑、厲聲譴責；另一方面，我們卻又暗自欣賞犯罪行為，而且總是熱中於得知某些轟動罪案的種種細節。這種態度在一八五五年顯然非常普遍，因為火車大劫案不單令人震驚而駭然，也同時被當時的人形容為「大膽」「勇敢」以及「高超」。

我們和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同樣相信有「犯罪階級」的存在，這個階級指的是一種職業罪犯的次文化群體，以破壞社會既定的法律維生。今天，我們稱這個階級為黑手黨、黑社會或黑幫，而且我們很有興趣知道這個階級的行規、其顛倒是非的價值觀、其特有的語言和行為模式。

毫無疑問，這麼一個明確的職業罪犯次文化群體，早在一百年前維多利亞時代中期的英格蘭便已出現。而火車大劫案發生兩年後才被捕的主嫌博吉司、艾噶爾、皮爾思，他們的審判中便揭露許多該群體的特色。他們大量的法庭證詞與當時的新聞報導仍保存至今，藉由這些資料來源，以下的故事才得以成形。

麥克·克萊頓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